

果」，是從「行」而來。在佛學法中修持，解決現實人生的苦惱，祇求個人了脫生死，在佛學上稱之為「自利行」即聲聞，緣覺所修的，消極的自利法門，是一種小乘的「果」。若真正修學大乘佛法的人，則須更進一步發菩提心，修菩薩的六度萬行，所謂菩薩行，深入社會，救世度人，其果位自是不同。大乘佛法，以菩薩為主幹，做菩薩的條件，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上求佛道，是智慧的追求，理性的了徹；下化眾生，是功德的培植，操行的堅持。前者屬於智，後者屬於悲；前者屬於理，後者屬於事；前者自利，後者利他。悲智兼具，理事雙修，自利利他，方為菩薩。

丁、學釋迦牟尼佛

嗣後，敏智法師講到，學今日我們同來慶祝他誕辰的釋迦牟尼佛。這是講「常隨學佛」的重點所在，就是要以釋尊為模範，要學習他的犧牲，服務的精神，廣大的智慧，思維與言行，及無邊的功德。敏智法師引用華嚴普賢菩薩行願品中的話：

「……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，從初發心精神不退，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；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

，積如須彌。為重法故，不惜身命，何況王位，城邑，聚落，宮殿，園林，一切所有，及餘種種苦行難行。……」

這毘盧遮那如來，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娑婆世界，就是我們現在所住的這個世界。從他最初發求成佛的「菩提心」起，就一直精進不退，不論在任何艱苦困難情況下，不放棄菩薩行，並且只要有利於眾生，不但以身外的財物來布施，即使「以不可說不可說」這様多的「身命而為布施」眾生，亦在所不惜！這是何等的偉大！值得我們紀念他，及深刻的體念。

敏智法師並補充學十方佛，及其異同各點，闡述說明，因為他還有詳文發表，此處不贅，最後，他提出結論，說我人學佛，須住四種心：

- (1)無邊心，
- (2)最上心，
- (3)受攝心，
- (4)正智心。

以上四種心均屬重要，尤以無邊心含義廣博，實在包含我人修持佛法所應俱：象無量，不受對象的限制；境無限，不受環境的限制；時空間，無有間斷，不受時間的限制。敏智法師結束講演時說：「願參加今日佛誕慶祝會的各位，將此四「心」帶回去，作修養的資具」。

五十年後隨憶錄

盧賓侯

一九二四年離別唐山，於今五十一年多，區區半世紀的過程，原屬極短暫的一段。但在個人的一生，却是漫長的歲月。眼看到國家，舉世多次的浩劫，動蕩，巨變，人世的滄桑，難免動懷。當此交大全美校友盛會之前夕，撫今追昔，當年往事，油然而回到目前，爰草「雜碎」數行，耗費「友聲」金玉的篇幅，幸諒之。

一九二四年兩件回憶

話說一九二四年，有幾點與學校無涉攸關國勢的事件，似可一提。一是美國排華的高潮，那年 Sen. Hiram Johnson (California) 和 Sen William E. Borah (Idaho) 提出限制華人入境，年以一〇五名為限，婦女不得入境的法案，經國會通過。學生不在此限，惟亦多方為難，乘坐「總統」輪，必須買頭等艙位或隨清華學校班同來，否則遭無理拘留，數日後放出。離校學生，限短期實習後回國，直至一九五五年經當時國會領袖 Sen. Lyndon B. Johnson (Texas) 之努力，方始將該法案修改。

二是拳匪事變後，美國有 24th Infantry 護路軍駐「京奉」路沿線，一隊駐唐山維持「北京」至海口交通，當時（一九二四）該軍統領 George C. Marshall 駐天津，二次大戰爆發，他任美國參謀長。大戰結束後，他奉命來華，調解國共糾紛。後任杜魯門總統國務卿，力主國共合作，造成大陸淪陷局面。

唐院的起源

在校時同學中有談及山海關校前身事。後在此間圖書館，看到 Ernest H. Sprague 所著 Stability of Arches (1918) 及 Hydraulics (1924) 一書。開卷有 Formerly Professor of Civil Engineering, Chinese Imperial Railway College, Shanhaikuan, China 頭銜，但未註明在職年份，該校名譯成中文，可能為「大清山海關鐵路學校」。

往年在校，三年級時，伍鏡湖教授率領全級，至山海關作測量實習，為時二星期。惜當時無人憶及此校稍作調查工作。致該校究在何處，校舍是否存在或改作何用，均屬不明。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

，關內外出入咽喉，海山毗連，長城巍峩，跨山入海。風景優美，形勢險要，氣候涼爽，市街清潔。產葡萄、蘋果、雅梨。與相距約二十里之北戴河同為避暑地。設校育才，似甚合理。至該校是否因故停辦或為唐校前身，似無記載可考。老前輩健在校友或尚能知其底蘊。唐校建造，係英人手辦。早年教授，多係英籍。如 Griffith (後在京津路任職)、Dr. Herbert Chatley (後任滬濟浦局總工程師) Barns (後在天津英界任總工程師)，當時均離職不足十載。山海關校和唐校，既同屬英人主持，二校之前後連繫，可能性甚大。

據各處記載，多稱唐校創于一九零五(光緒卅一年)，亦是日俄戰爭簽訂和約的一年。日人進佔東北，由此開始。首屆畢業為一九一一年(宣統三年)。此間老學長黃謙益即其一。又說唐校始於開平，自有其本，校舍何在，似無人見過。黃老學長可能身歷其境，知道唐校起源之謎。

唐校與鐵路 祖國多年內亂外患，唐校數次首當其衝，迫得遷校停課者多次，但在早期，鐵路是唐校的命脈，學校經費來源，由當時收入豐富的「京奉」

鐵路供應。雖當兵荒馬亂之年，各路多入不敷出，政府裁員欠薪，唐校經費總是源源而來，從未中斷。學校課程以鐵路為主體，及其他有關科目。出校服務，也大多在鐵路方面，唐校與鐵路之淵源，可見一般。

談起鐵路，創始于一八二五年英倫之 Stockton-Darlington 即 James Watt 發明蒸汽機五十年(明年英倫將舉行蒸汽機二百年紀念)。路短軌平，用蒸汽機，簡陋可知，美國於一八二八年首創 Baltimore-Ohio 鐵路。長十四英里，以馬匹牽引，運輸功能極微。中國鐵路鼻祖之唐胥鐵路，建于一八一八(光緒七年)，長雖不足十華里，却具有實際功能。該路由唐礦運煤至胥各庄，接上水運，以後兩頭拓展，成為「京奉」鐵路大幹線(見友聲二三七期三頁凌校長作)。

工業的唐山 唐山為華北工業重鎮。位于北寧鐵路上天津，山海關之間。一地至唐，鐵路行程約四小時，塘沽、大沽、秦皇島，北戴河及後建之塘沽新港均相距不遠。當年唐地工業繁盛，開灤礦務局為首屈一指者，該局設總管理處于天津。美故總統 Herbert C. Hoover 早年發祥于此。主持工程生產

之西籍人員似大部集中唐山。「京奉」路車輛修理廠(通稱南廠)與唐站毗隣。規模設備，為國內各路修理廠之冠。唐山啓新洋灰公司與漢口之啓新洋灰廠，同為周學熙一手創辦，出品運銷全國，品質優良，可合歐美標準。尚有耀華玻璃廠，某紡織廠，電力廠，陶瓷廠(成品較粗)等，均集中唐地。此外極負盛名之塘沽永利鹹廠，久大精鹽公司，大沽船廠等，均與唐地毗隣，相距不遠。如此工業環境，倘能充分合作，于建教大可裨益。

唐地素描 唐校以地名，唐市以山名。該地有二山，一為唐山，面積高度較大，惟牛山濯濯，無風景名勝可言。產石炭石，啓新洋灰廠原料，即在該山開採。有洞，橫向深入，可步行。洞有石乳，多年流積，成棒錐形。有由上部下垂，地質課本上稱為 Stalactite，有由下部上長者，名為 Stalagmite。此種現象，與浙省金華附近某山洞及美國 Virginia 和 New Mexico 之某山洞相似，別無其他名勝，不能吸引遊客。

二為西山，高度面積均小，林木疏稀，山道平坦。有小溪，環境清涼。春秋佳日，散步其間，亦可暢

懷。山下設有西人跑馬場，俱樂部，住宅。春秋賽馬季節，平津西人來此參加者頗多。此外車站對面不遠，有大量煤渣，堆積如山，高可五百尺，宛若金字塔。稱為煤山，誰曰不宜。紅燈(臺灣稱綠燈)地區，都市小鎮，幾各地皆有。唐地雖小，却五官俱全。地名「小山」。同學們互相戲謔，時以逛「小山」為題。國家貧窮，民不聊生之賜也。

車站至校，約半華里。有寬可十餘尺之 Mcadam 路直達。車站與學校附近，廣場一片，鋪有綠草，為一小型「戈爾夫」球場。該場有路至校門，約百餘碼，兩旁建有雙層西人住宅十餘所及唐校教授住宅，小型醫院連醫藥室各一所。路旁樹木成蔭，清靜幽閒。每至傍晚，同學們多三五成羣，散步其間。

由學校北行，過車站，約里許右轉過鐵路小橋孔道，即達市區大街。店鋪不少，最時新而門面較大者為鈺順祥，專售舶來品，如五金、鐘錶、化妝品、衣着等，具有小型百貨店模樣。餐館有廣義興、養正軒、三和園、蘆臺館等多家。價廉物美，校方師生，多為主顧。多黑蠅，嚴冬不絕，菌集電線上，不侵杯盤，尚可差強人意。但地方衛生不修，市政未興，不無

遺憾。

西人俱樂部設有餐舞廳、西樂隊。當年可稱豪華。若干年後，滬某小報載，開灤礦某華董薪給之高，超過英女皇伊利莎白。該礦駐唐西人待遇當亦相當優厚，自在意中。

唐山礦區工人，數以千計。井下工作，朝出晚歸。面目黎黑，衣履破爛。每日工資，傳聞僅銅元六枚（當年國幣約合銅元三百餘枚），一餐不能飽。養家糊口，僅有「棒子米」可食，該局渺視人道，令人髮指者一。唐山缺水，工人返家，無水清洗。礦局處之泰然，毫無清潔衛生設備，乖方失職者二。礦坑煤層，多在三、五百尺以下。安全保障，遠欠週密，死傷時有。每人生命代價，傳為廿餘元。坑內運轉，有小驢工作，死傷代價，傳約六十元。人命不值一小驢。慘無人道者三。唐地採煤，垂近百年。廣大地區下層，均已開掘一空。地面下陷，時有所聞。年久鐵路震動，或地上建築物增加，可遭更廣泛的地陷慘劇。礦務當局，似無何保障計劃或措施。貽禍失職實吾人之恥，深堪惋惜者。

唐校鳥瞰 學校佔地三百畝，約僅五十 Acre，校外東南角有教會中學一所。「京奉」路亦過此。

三、五人，可容預科生約百人。禮堂兼作飯廳。位于「東、西樓」後面中，約距數十步。禮堂東北，有平房一幢，供教職員住宿及事務處辦公之用。校地北面全長建有西式二層住宅約十幢。各有圍地圍牆，供校長，教務長，西籍及資歷較深教授及眷屬住用。校門內左邊有高大紅磚建築一所，內為游泳池。池面四週為浴室及鍋爐。當時水源不足，池亦失修不用。唐地產煤，價值低廉。學校半價採購，每噸約三元。一至冬令，所有房室，均備煤爐，供給豐富，專人保養，溫度總在七十以上。

電力廠，實習工場，似佔有不小面積。位于西樓之北，禮堂西南，設有金、木、電熱力、材料、水槽等部門。鍋爐發電所供給全校應用，不事外求。

唐校後添設礦冶，建築二系，學生數幾加一倍。傳聞於校地西南角，添建新宿舍三層大樓一幢。備房室六十餘，容二百餘人，名「眷誠」齋，藉以記念中國鐵路元勳詹天佑。該樓由滬建築師校友莊俊設計。凡冷、熱水、暖氣、衛生設備均齊備，聞同時游泳池亦加整修，並與「南廠」商得水的供應。在校學生，均可享游泳之樂。此係在李書田長校期內。

校西、南兩面，均黃土一片，拓展可無限制。校地方正平直，圍以磚牆，高可七、八尺。牆內樹木成蔭，勤學之輩，不少利用清晨，捧讀徘徊其間。大部房舍，為英人設計建造，校門為當時西式風行之矮鐵門，無名牌。直至交大成立，始重建校門。高大格式，仿照清華。刻有「交通大學唐山學校」金字橫額。

校景由正南面看來，東西樓宿舍，似為最注目之建築。長度約佔校地三份之二，每室容二、三人。全部可容專科生約二百人，圖書館，管理處各為單層建築，在「東、西樓」前面中部，再前為東、西球場，東球場足球、田徑、運動會之用，西球場供網球場之需，籃球、排球，佔「東樓」前空地。東講堂位于「東樓」東南角，為一優良雙層英式大樓。磚木材料，均屬上選，面對排球場。內設課堂、繪圖室、教授室、藍圖室等十餘間。西講堂位于「西樓」西南角。前後均為網球場。似為稍後添建。式樣技工，不及東講堂之美麗精緻。面積較東講堂為大。所有理化講堂，實驗室，測量儀器室，體育器械，獎品室，均集中于此。並兼備他科講堂及教授室。

東講堂之東，建有單層「新宿舍」一幢。每間住

早年榮譽的唐山

唐校創于一九〇五年，以一唐山路礦學校為名。學生人數極少，大約由數十名起始，漸增至二百餘人。同學多粵籍。該省得風氣之先，不避遠程跋涉，精神可佩。學校既不收學費，且免費供給書籍，兼酌給一些生活津貼。課程實實用科學，教學不苟，學有專長，出路有着。名播遐邇，學子競相來歸。時滬上私人創學之風頗盛，某校以「南洋路礦」為名。私意該校當局，旨在與「南洋」，「路礦」二校比美。或借重二校盛名，以事號召。

民國二年范源濂靜生長教育，舉辦全國大專成績展覽。唐校集送畢業論文若干篇外，別無所有。當時學校畢業論文之作，尚無前例。評判之下，范總長頒給唐校「埃實揚華」匾額，校譽大振。該匾高懸禮堂講臺上面。同學有認此為唐校校訓，似非實情。

上海浦東中學，在東南頗負盛名。該校為鼓勵學生擇校升學，曾選定北大、北洋、清華、南洋、唐山五校為升學目標。凡考入上五校者，年給津貼獎金百元。

體育方面亦曾數露鋒芒。一度獲得華北足球錦標。至張汝祥之百碼賽跑十點三秒記錄，雄冠全國多年。

。粵籍健兒之功，不可沒也。但盛衰消長，與時俱變。當時與清華每年一度之足球、籃球賽，每戰敗北，一蹶不振。至駐唐美軍護路隊，亦常來校作籃球友誼賽。這些 Doughboys 多來自鄉僻，教育低，球藝差。不守球規，令人捧腹。球隊勝利，毫不費力。

唐校科系，教學人數，小得可憐，據說某西人一度考察中國大專教育，後在一刊物上說唐山是中國的半個學校。

美國哈佛和麻省二校，曾一度聯合建議與唐校合作資助改進。經校務會議考慮未予接受。據某教師說，根據已往經驗，中外合作事業，均為外人操縱。唐校應努力自強，不求代謀，此議遂告終了。

行政科系變遷的唐山 唐校由大清山海關鐵路學校，而開平，而唐山路礦學堂，更為鐵路學校，均在早期，未能目睹。行政首長祇聞名熊崇志（熊氏前任見「友聲」）。熊氏粵籍。一九二五年段祺瑞執政，召開國際性的中國關稅會議，由熊氏主持，致開幕詞。中外稱道，獲得關稅自主。熊氏離唐後，趙士北繼任。據「友聲」所載，駱通繼趙士北。駱氏在校，大概任期甚短，與學生不歡而去。

唐山工業專門學校時代，章宗元伯初長校。先生

德高望重，頗受愛戴。添設機械科，禮聘吳敬恒稚暉名師，主國學教座，學校改進甚多。

一九二一年交長葉恭綽譽虎合併京、唐、滬三部屬學校為交通大學。葉氏兼任校長。唐校改稱「交通大學唐山學校」羅忠忱建侯及茅以昇唐臣博士分任正副主任。唐機械科遷滬，滬土木科遷唐，滬William E. Patton 教授來唐，唐Everet G. Young遷滬。由此唐院幾成國內僅有土木專科學校。

一九二二年葉氏去職，高恩洪繼長交通。交大解體，唐校改稱「交通部唐山大學」，俞文鼎氏長校（駱通氏可能與俞氏先後相繼）。另設分校于「北京」以符唐大二院定義。實際上二校各自行政，不相牽聯。俞氏到差不久，引起師生不滿。罷課赴京，請願罷免俞職，高氏震怒，有下令解散唐大之警。雙方相持，終於和平解決。師生返校，部另派育才科長劉式訓，副春主持校務，劉氏原留學奧國習軍工，老成持重，保守成規，相處平安，無功過可言，以後的唐校，情形隔膜不贅。

教學的唐山 唐校早期教師，係英人系統，前已說過。及至「唐山工業專門學校」時期，英人已絕跡，美式教育，取而代之。所有專科教席，多留美返

國者或美籍人士。當時教務長羅忠忱建侯，北洋大學土木科畢業，康奈爾大學碩士。他兼土木科主任，授

指導。不久該職由乃弟滬聖約翰體育名將楊錦輝博士接替。

力學，材料力學等課多年。土木教授有 Mcleod，伍鏡湖澄波。伍氏畢業于美國首創工業學校 Ranssellar Polytechnic Institute。Mcleod 去後，校友茅以昇博士返校任結構教授。機械科主任羅英俊，康奈爾畢業。機械教授 Everet G. Young，意大利諾州大學畢業。

一九二一年交大時期。土木四年級分鐵路，結構，市政衛生，水利四組。伍鏡湖主鐵路組，茅博士主結構，斐益祥、李浩教授及 Patton 授市政衛生組，Patton 及陳茂康授水利組。校友侯家源甦民似已於一九二一年返校任結構教授。

電機兼物理教授 George A. Booth 資歷不明，任職一年他就，陳茂康教授繼之。陳教授亦康奈爾畢業。化學教授 Frederick Eaton，康奈爾畢業。數學教授吳家高，前在南京高師（中大前身）任教。不幸執教未及一載，夜間遇兇殞命。以後數學教職一度由交部科長金濤校友及陳茂康教授先後兼任。英文教師李倬章斐英，美 Syracuse 大學畢業。國學教師吳敬恒稚暉另簡記。學監馬雲卿兼襄吳老師授國文。吳、馬去職後，國文課目，由李連春秀才執教。

預科主任徐崇欽敬侯。徐氏兼北大教職，在唐不久。事務長黃顯，滬校體育健將，兼任體育指導。校醫華僑 Dr. F. B. Young 兼授預科衛生學，任棒球

主任楊錦輝博士不久去東北。滬校友體育名將康奈爾碩士丁人鯤繼任體育指導，兼授預科數學，翌年他就。薛宇澄去後，校友薛卓斌孟允水利專家返校授物理。學年結束，應聘水工職務離校。

國學大師吳稚暉

唐校教學，當時以土木，機械及有關基本學科為主。但國學為教育根源，立身之本，攸關民族文化。非有飽學名師，不能鼓舞學子

發動力之表現也。科學方面，聲、光、化、電、均有基本了解。

兼重國學旨趣。校長章宗元有鑒於此，特聘名流大師吳稚暉講授國學。馬雲卿副之。吳老師籍江蘇武進，以無錫為故鄉。身幹修偉，前清舉子，國學大師，黨國元老。廣讀英文刊物，略通法語。久居英倫。家設小型工場，備有工具器械。親手操作，製修金木用具，藉以糾正國人文弱之風與手腦不能並用之積習。在職時曾數度短期赴法，襄李石曾氏辦理留法勤工儉學會。他精通古代世界史，著有「上下古今談」。

學而優則仕，久為國家遺風，當時尤盛。先生立志不作官，力避仕途。壽高九十，從未就任何官階。尚勤儉，輕財富。唐校當時薪給，比一般略高。惟國文及英文教師，比專科教師略低。先生月薪，校定三百元。他謙虛為懷，祇收一百五十元。傳聞如此。當時滬一般中學教師，月薪約四十元至百元。先生博學清廉，勤儉操作，虛懷若谷，誨人不倦，嘉惠青年，功在國家。任教唐校，堪為校史上光榮的一頁。

。儼然中國之 H. G. Wells。課堂講授，無指定課本。有時帶卷冊，亦極少參閱。講到中國歷史，自上古以至晚清，全部爛熟，線索清楚。識見所至，往往獨具匠心。黑板劃出系統，一目了然，便于記錄。

塘沽新港與唐山 華北商埠，向以天津為重心。海運出口，經海河，過塘沽由大沽口入海。海河深度，不能容較大船舶。河道迂迴，由津至海口，共八十餘「之字形」曲折，航程竟日。大沽口外泥沙淤積，日益增長。津埠海運功能，日益削減。大戰前日人佔領華北，以獨特心裁，從事塘沽新港的開發。於大沽口北岸，築一偉大曲線形導水堤，遠伸入海。泥沙隨水流向海口南部，沉積大海中。致堤防另一面，無泥沙淤積，海水因以澄清。由此向內陸開掘航道，至選定地點，闢偉大船埠，與北寧路聯繫。他日開發整個華北工商，影響極大。

先生精說文解字，授易經，工書法。流行墨寶，多隸篆體，中西文字比較，每暢談不休，文藝講授，甚為輕鬆。成竹在胸，滔滔不絕。記憶之強，有若當今電算機。注音字母，可能是他或晏陽初首創。課堂上曾費短時間，講授說明。旨在補救平教識字運動。同學中熱心平教輩有動於中，曾做了些實際工作。吳師

教授在唐，任教多年，患難與共。於危急時期，不辭勞瘁，主持校務，交大精神，表揚無遺。

唐山位于北寧路更衝，距新港，津沽甚近。加以悠久工業基礎，前途可大量發展。抗戰勝利，日人撤退，軍事復員。該港建設，僅備雛形，國府有意完成大計，特派滬校友邢契莘，唐校友譚真，分任該港務工程局局長及總工程師，廣續建設。未幾，華北復行淪陷，大陸變色。該港成就，未見報道。

交大三院之密切良緣

三校均郵傳部（或交通部）創辦，多年主管。校友多在交通方面服務。唐校校長章伯初，教師吳稚暉等，均滬校早期校友，茅唐臣博士早年就學南洋嗣入唐校。體育主任兼事務長黃灝亦滬校校友。

滄桑的人世

今年八月交大全美校友盛會，與會者達二百餘。老友、新識，親若家人。惟環顧會場，往年唐校同時學友，祇有陳廣沅贊清一人。陳學長學術功績，衆所週知，不待贅述。他並擅舞臺技藝，往年節老漁翁，唱道情，觀衆掌聲如雷。體育方面，兼長鏢鎗，曾榮獲唐校錦標。

至交大成立，三校一體。唐校一九二四年級遷滬者，超過半數。滬校來唐者亦有數位。滬校土木科一九二二級全體遷滬。與唐院該級四組，合併受課。唐院機械科一九二二級全體遷滬，其他各級，滬唐兩院交選者，為數頗多。平，唐二院，以科目不同，僅早年級可選擇轉學，致交換人數較少。

三校關係，經此大量轉遷混合，益增密切，以致日後誰屬誰校，幾難分辨。

唐校教授方面，願宜孫博士等多滬校校友。唐校校友亦有任教滬校者。人才師資，幾不向外需求。願

老成凋謝，所剩無幾。深盼碩果僅存之陳、趙二學長，延年益壽，造福士林於來茲。

尾語

數頁隨憶錄，粗陋不文。所載東鱗西爪，多憑記憶，錯誤在所不免，幸指正。